

儒賢
軼事

黎

蕓

(一)

黎洋客



湖南長沙人黎蕓，字建侯，父親在清政府當武官，做到總兵。他自己在小的時候，就和熱心革命的陳天華、譚人鳳、禹之謨等幾個相識。到二十歲左右，覺得要

革命就要聚武力，非學習軍事不可。因而考入江西陸軍隨軍學堂，研讀軍事學識。

到民國前六年回鄉，結識寧國元，葛謙，譚腹，羅澍蒼，對於革命真理，更具信仰，志願更為堅定。民國前五年，約同譚腹，葛謙等秘密到了廣州，改換姓名，向新軍投效，充當見習，專從事新軍運動。

民國前四年冬天，糾合姚雨平，姚啓新，姚碧樓等一班人，分別在廣州芳草街，小東營，師古巷，大同旅館等處，設立秘密機關。當時葛謙和姚雨平都在廣州擔任同盟會的事務，曾傳範負責虎門同盟會事務，譚腹則辦「保亞票」連絡士兵。十一月中，因為嚴國峯洩漏了「保亞票」秘密，給清方提督李準抓了去，嚴國峯、葛謙同時給李準殺害，譚腹雖然逃回湖南邊境，也給提獲解回廣州加以殺害，曾傳範和羅澍蒼給抓進牢裏，黎蕓單身逃到廣西，終于給他走脫。

到民國前三年，黎蕓由廣西秘密回到廣州，再行策動軍隊起義，可惜他這計劃又給洩漏出去，給敵人知道，派探偵察，終于四月初二日那天，落入敵人手裏，關在南海監牢，拷訊三十多次，嘗遍了種種刑具，弄到皮開肉綻，體無完膚。他在獄裏，又和羅澍蒼、吳汝開等，暗中跟嚴幸和獄囚連絡，準備他日做事。(未完)

僑賢

黎

葛

(二)

南洋客



辛亥武昌起義，廣東的革命人，紛紛設法響應，粵於是派出李降甫等，分別前往前山找任鶴年，往暨慶找陸世儲，曾傳範，秘密約定起義。

到九月十八日，廣東都督張鳴岐，懼怕黨人，穿了元常服裝出城，於是乘機和吳汝開，羅湖蒼二人，設法釋放南海監獄的囚徒出獄。十九日更和黃忠漢等三百多人，聯絡友軍，佔領水師行台和各衙門，光復廣州。即派羅湖蒼和譚德為代表，來香港歡迎胡漢民到

廣州就大督督之職。

這時候，粵軍總司令陳炯明，沒有多久，出任北伐軍第三混成旅旅長。民國元年南北統一，出任第五獨立師師長。兼任調梅耀燾會辦。民國二年七月，江西討伐袁世凱軍事行動開始，粵軍解除軍職回廣州，和謝英伯，陳逸川等人，分頭運動廣東獨立，他自己擔任連務軍界。不久，陳炯明給龍濟光打敗，變動全局，他沒有辦法不走到香港去，和謝英伯，陳逸川，李槐新幾個人，秘密設立機關，繼續進行。這時候，他在廣州的資產，全被廣東當局抄沒淨盡。

民國三年，他在香港居住，加入了中華革命黨，和陳雲波，王國柱，楊志政等一班人，繼續秘密進行，決定在潮梅起義，和鄧鏗，朱執信等，分途大舉。當時王國柱當營長，駐紮梅縣，因擁王國柱做梅屬司令。三月廿十日，率領軍隊，向龍江推進，勢如破竹，二十九日即攻占潮州。(未完) 廿九、八二

儒賢
軼事

黎

蕓

(三)

黎洋客



王國柱率領大軍前進，行抵潮安，潮安知縣大老爺，臨和光，爲人十分詭譎，知道如果用武力抵抗是無以能敵人的，唯一打緊革命黨人的，是用陰謀，因此，他等動當時那班游擊隊，向王國柱大軍昨降，王國柱信以爲真，親自處理納降事宜，不料雙方在要洽投降條件的時候，游擊隊方面的伏兵突起，向王國柱亂槍亂射，王國柱冷不防敵人有此一着，正想指揮自己的人和敵人對抗，但倉卒之間已來不及，自己已經被彈打中要害，當堂喪命。王國

柱所部軍隊，突然失掉主將，一時羣龍無首，銳氣大挫，因此給敵人擊敗。

因這一役犧牲性命的，有好幾十個黨人，像陳雲波，龍訪等十三人，先給敵方吳祥抓去殺害，劉訪逃往江西，也給李純殺死，而復秋當廣東小學校訓官，負責駐省事務，也爲龍濟光殺死，總計一十多人，另有數十黨人給抓進牢裏。

黎蕓失敗，馬上到日本去，向中山先生報告經過。到民國四年，由日本返上海，和陳雲波交殺，章武等一班黨人，再接再厲，前往鎮江，江陰，浙江台州各地，運動軍隊起義，都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，而且喪失了一個同志，就是唐繼堯，在上海給敵人抓住，解往北京，給袁世凱殺死。民國五年春大，黎蕓，跟陳英士等，設法奪取和兵權，並攻製造局，但都不能成功。民國六年，國會兩次解散，中山先生回廣州，成立大元帥府，黎蕓仍作爲參軍。廿九八三

傳賢
軼事

黎

蕓

(四)

南洋密



民國九年秋天，隨同粵軍回廣東，出任游擊司令。

民國十二年，奉大

總統府命，任建國

桂軍第十二師師長

。民國二十年，國

民政府成立在廣州

。他和曾傳範兩人，同任參軍。民國二十五年三月，發起慶祝尤列壽辰，不料給廣東當局逮捕，和季天德朱少穆等「革命老人」同一命運，後來獲得釋放，但已經潦倒不堪了！

到民國二十九年，他回湖南耒陽，異常

困苦。找到他的朋友某君，商借大洋二十元，並託某君向省政府主席陳岳說，希望替他找個閒差，但不能如願，因此他的生活更為困苦。

民國三十一年他到長沙，全靠出賣地皮過活，他的好友們再向薛主席推薦他，終於得到薛的允許，聘他做省政府顧問，可是，一個顧問的俸馬費並不多，不能養活他自己。後來，他這情形給薛岳知道了，特派他任湖南省銀行董事，從這時起，他的生活才稍為舒服，因為一個銀行董事的袍金和獎金是相當可觀的。

這時候，他做了兩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：一是組織同盟會會員登記處，當時一般老同盟會會員和中華革命黨黨員，都前往登記，這對於他們的生活和福利，都極需要；一是重修岳麓山黃鵠墓各烈士墓，因為得到友人們同志們的幫助，這件事務搞得極好。

廿九八〇

(未完)



民族區

勝利之後，民國三十五年夏天，這一個終其身以革命爲事業的英雄，眼見抗戰成功，便遽然在長沙病死了。他有一個太太，是廣東人，他的友

好們同志們就寫信介紹她回廣東，向廣東黨政機構的朋友們同志們請求幫忙，他的朋友和同志們對於他的孤寡，都極樂意幫助，因此，他的遺族，除了中央和湖南省政府的卹金和治喪費之外，還得到這一筆，總算有點積落了。

前，他在香港居住的時候，大概是二十多年，偶然跟一個他的好友去訪候他，一角小

道，極其清靜。他到廣州時，竟請到。他的太太與得朋友極其週到，從房中捧出一套極其巧小的袖珍茶具，杯子小，壺子小，放在一隻瓷盆上，放在桌上，三個人圍桌而坐，他把二三杯子擺在一起。互相緊聚，然後拿起那把壺子，輪迴向三個杯子裏倒茶，茶從壺咀倒出，像一條線一樣，一直倒到三個杯子都滿，那把壺子的茶也倒完了，他這才請客用茶。他的太太馬上出來把壺子拿去，放在角道旁邊一隻爐子上，再煮一壺，這樣，倒了再煮，煮了再倒，極不麻煩的去招呼客人。他說，他們喝茶和廣州人不同在此，這是喝茶藝術，這樣才算會喝，一煮一斟，對茶味都有關係，不能馬馬虎虎的。這樣他又說了一大篇茶經，邊喝邊談，具有無限清興，看來實在不像一個武士。

（九、八、五）

從我的友人口中，我又知道他是個醫國的專家，他在廣州的家裏，種了各樣名種的花，一盆一盆的，堆滿一屋子。這樣，他更不像一個武人了。

（初夢完）

從我的友人口中，我又知道他是個蘭花的專家，他在廣州的家裏，種了各樣名種蘭花，一盆一盆的，堆滿一屋子。這樣，他更不像一個武人了。

（初夢完）